

现代汉语语法超常搭配研究

ياسمين السمان*

yelsamman@cu.edu.eg

摘要：语言是一种既有静态又有动态的符号系统，是一种具有非系统特征和自我调节功能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然而，语言的静态发生在动态之后，这使得语言具有明显的非系统性。通常人类的交际活动会导致语言活动对语言规范的多种多样的偏离和变异，从而冲击和破坏语言的系统，所以语言又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因此，一定程度的不规范是语言进一步发展的前提。

使用语言需要符合语法规则，同时还追求鲜明、生动和形象等审美特征。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就有了打破常规，灵活搭配的现象了。就句子成份来说，这种超常规搭配表现在几个方面：一、动宾超常搭配；二、修

*مدرس بقسم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كلية الآداب - جامعة القاهرة

饰语和中心语的超常搭配；三、主谓超常搭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运用词语的超常规搭配应该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没有合理的部分，即不能增强表达效果，也应视为语法上的搭配不当。

现在出现较多的副词加名词的现象就是打破了副词只能修饰谓语、不能修饰名词这个语法规规。譬如：“非常、太、很”等词语，现代汉语中通常做副词，一般以“非常、太、很”加形容词”的形式出现，但“非常、太、很加名词”的形式，近年来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如非常男女、很男人、太女人等等。

关键词：词语，搭配，语法，超常规

一、汉语词语搭配的界定

某种语言的母语者所使用的词汇规模实际上非常庞大，而且他们词语的运用法也丰富多样，

既有个别使用的，又有以各种类型的短语来使用的。

短语的使用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临时地、任意地使用，第二种是已经编好的固定或半固定格式短语的使用。其中第二种是以预先编制的语块(prefabricated chunks)的形式储存在大脑里的。因此同一个词的语义虽然可以在不同的短语里有所不同，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这种语义的不同依然可以预料到的。比如，现代汉语词语“意思”是一个多义词，按照《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意思”一词涵盖着6项义项，其义项如下：

[意思]

1-语言文字的意义：思想内容：“节约”就是不浪费的一

2- 意见：愿望：大家的～是一起去

3- 指礼品所代表的心意：这不过是我的一点一，你就收下吧！

4- 指表示一点心意：大家受累了，得买些东西～一下

5- 某种趋势或苗头：天有点要下雨的～

6- 情趣：趣味：这棵松树长得像座宝塔，真有～

这六个义项的词性可以分为两种：1，2，3，5，6的词类是名词，4的词性是动词。因为词性不同，能够与它们相结合的其它成分也有所不同。譬如，义项4的‘意思’前面不能带形容词“小”，如果“意思”前面带了“小”，就不是义项4了，而是义项3了，不能像义项4那样后面带上动量词“一下”。

义项4的“意思”后面也只能带动量词，其前面不能带形容词“小”。

词类是名词的“意思”在语义上可以分为三种：语言文字所指的意义、意图或想法与情趣。其中表示语言文字所指的语义，是可以以“意义”取代它的。义项3从语义上看与4比较相近，在一般情况下它前面总与形容词‘小’或量词‘一点’等一起出现在句子里。义项5与义项6在形式上相差不多，都是名词，在句子里可以与动词“(没)有”结合，而且它们与“(没)有”之间还可以存在别的成分。可是义项6与“(没)有”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密，也就是说“(没)有”与意思之间能插入的成分只能是量词(一点儿、什么等)。可见，有同样的语音形式以及书写形式的多义词，在句子里只有根据其相结合的成分的句法、语义信息，才能判断其确切的语义。

与句法相结合的语言的切块形式对语言交际生活的影响力非常之大，决不可忽视。而这样的切块单位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词语之间相连贯程度极高的词汇单位，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词语搭配。

如果光凭句法学的理论来解释下面的例子的话，难免有所错失或不成立的感觉：

- 1- 穿衣，穿鞋都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 2- 教室里进来一个人，这个人穿着帽子。
- 3- 坐在第一排的是两位女学生，都戴着裙子和眼镜。

1是合乎语法的正确的句子，可2和3则对懂汉语的人来说，是违背了汉语最基本规则的病句。那么错在哪儿呢？这些例子在句法上都具备了被要求的主语和宾语，语义上也有共同的特征，即‘挂在身上’的意思。因此，它们的结合关系也许

很相似，即动词有可能与同类的名词相结合，如鞋子、帽子等。可结果却有的对、有的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穿”可以选择“衣、鞋”而不可以选择“帽子”，“戴”能与“眼镜”相结合而不能与“裙子”结合？这就关系到词语搭配形式。

鉴于此，我们可以推测，人类生成语言或理解语言的时候，不但靠语法和句法范畴以及语义特征等句法机制去组织，而且还另有一个机制让词语之间的结合关系被更紧密地约束。如果真是如此，我们也可以说在文章中所见的词与词之间的具体结合被一个特别的约束所限制。它被命名为“词语搭配性限制（召忍湖2000：10）”。

二、汉语词语超常搭配

莱辛在《拉奥孔》中说：“魅惑力就是在‘流动’之中…。‘流动’一般地能够较为容易地回忆‘动作’，超过单纯的形式或色彩，所以魅惑力较之‘美’在同等的比例中对我们的作用更要强烈些。”

产生魅惑力的是流动的美。流动的美可以引起读者心理上的共鸣，打开读者的感情钥匙就是流动的形象性和鲜明性。

我们知道汉语是少形态的语言，是一种分析型语言，汉语的“分析型特征”指凭借词语或句子的意义或逻辑联系来完成它们之间的连接。

汉语内在意义的联系是充分理解词句的唯一途径。因为汉语词语结构没有形态上的变化，介词数量也很少，意义就是连接汉语词语的主要方法。汉字本身意思很丰富，造汉语词句时，很多形容词和名词可以当动词使用。阿拉伯语词语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因为阿拉伯语词语的这种形态变化，只要掌握了它的构词法，我们很容易判定某个词语的词性和它的（性、数、时态等）。譬如：

- 1、传说埃及艳后喜欢用牛奶洗澡,发现洗澡后皮肤更加细滑美白。
- 2、蛋白质和维生素 c , 还具有减肥美白的功效
- 3、他美白牙齿以后 , 牙齿本身的颜色变白了。
- 4、中国留学生明年要留学埃及。
- 5、全球疫情扩散很严重 , 因此很多国家停飞非洲。

“美白”这个词可以做形容词、名词 , 也可以作动词 , 也有很多动宾结构中的宾语并不是其动词的受事者 , 例如 : “留学中国” (在中国留学) 、 “停飞美国” (停止飞往美国) 。这里的“留学”和“停飞”有了新功能 , 也就是动词谓语的功能 , 与名词或者代词构成不同于常规搭配的新语言切块。

词语之间组合上符合语法规律 , 意义上合情合理的搭配就是常规搭配。但是 , 有时候常规搭

配不能满足特殊的表达要求，所以人们使用语言，不仅追求语言准确，还要求生动和形象。于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有时候有必要打破常规。这种超常规的搭配，特别是修饰语和中心语的超常搭配，通常借助修辞手段，根据特定语境搭配组合，形象生动，表意深刻。“给平常的语言赋予不平常的气氛，这是很好的，人们喜欢被不平常的东西所打动。”（亚里斯多德）例如说“死箱子”，把“箱子”人格化了，这个表达可以出现在特定的诅咒的语言里。再如，“沉着的菊花”，经常用在文学里。

在现代汉语里，这种超常规而又合乎情理的搭配，特别在塑造动词的时候，常有生花妙笔的效果，也就是把描写某件事物动作的动词用来描写另一件事物的动作，给动词注入新的活力。例如：

1- 过去的事情永远咬着我的心。（沈从文《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可见，“过去的事情”不能咬人，因为它没有牙齿的。这里用“咬”字，非常具体生动地描绘过去的事情给人留下的痛苦经历。“咬”一词动作性较强，该例子把“过去的事情”描绘成咬人的动物，非常形象地描绘作者的内心感叹。

2- 老船夫怯怯地望了年轻人一眼，一个微笑在脸上漾开。（沈从文《边城》）

“漾”通常用来描写水波的波动形状，这里与老船夫脸上的微笑联系在一起，使人联想到水波在刮轻风时波动的情景，仿佛老船夫的微笑与水波一样，在脸上不断地荡漾。通过此例子，可以看出超常规搭配的魅力。

三、语法的超常搭配

(一) 语法超常搭配的界定

语法学里的“搭配”是指词语与词语之间的组合。为了能够传递清晰的信息，人们组词成句需要搭配得当，同时也必须遵循最基本的语法规则。尽管如此，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人们却又常常临时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语言常规，偏离语言规则，为了形成超常搭配并收到某种独特的效果而采取不同于普通表达形式的方法。语法的超常搭配，是指由于本体的引导，临时改变词性，有意突破常规的语法组合而构成的超常搭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语法的超常搭配，又被称为转类，也就是说为了表达的需要，临时改变个别词的词性，把某种类型的词转成为另一种类型的词。如：在他心的深处，他似乎很怕变成张大哥第二——“科员”了一辈子。在这句话里不说：“当科员当了一辈子”，而说“科员了一辈子”，把名词“科员”临时转

为动词“科员了”，构成了动宾搭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名词转成动词的转类。

(二) 中国语法超常搭配的研究概况

由于语法和语义通常在超常搭配研究中一起出现，所以笔者对从语法、语义角度的超常搭配研究一并做分析。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主要探讨搭配词语之间的语法和语义方面超出常规的特点，特别是词语“超常搭配”的语义情况，如“超常搭配”语义的整体性、语义的多层性以及表层语义和深层语义的不一致性。

从语法语义角度研究词语“超常搭配”的论文有《中补超常搭配的修辞效果》(刘良文.《逻辑与语言学习》1994年第6期).《超常搭配在特殊语境中的修辞效果》(杨绍林.《成都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认知语境与超常搭配词组的语义推导》(赵晨、肖青云,《惠州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世界图景、常规关系和超常搭配》

(巨芸. 《外语学刊》1999第1期) ， 《谈超常搭配的语义变化及理解》 (付兴尚 ，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 《异常搭配的语义语用分析》 (曹京渊. 《福建外语》2000年第3期)等。

四、语法超常搭配的种类

就句子内部相关成分来说 ， 语法的超常规搭配表现在下列几个关系方面：

(一) 动宾超常搭配

这是动词和其宾语的关系。动宾超常搭配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具体的动词与抽象的宾语搭配，动宾间词语的超常规搭配是为表达效果考虑而特意安排的，例如：

1- 船过处，撒下愉快的小调。

2- 想到这里，过去的情景便在眼前展开，一到惩治他亲家这一局，他向来是要冷冷地微笑的，

但这回却不，不知怎的忽而横梗着一个胖胖的七大人，将他脑里的局面挤得不整齐了。”《离婚》

“撒”和“挤”的宾语一般是能够触摸到的事物，如“撒种”、“挤奶”等。“小调”能听到，但无法触摸到，“局面”可以看到，但无法触摸到。然而这里却用“撒”和“挤”，使“小调”和“局面”变得具体可摸了。

这种超常规搭配的组成条件不仅包括具有增强信心、生动性的作用，具有合理的部分是组词成句的很重要的条件。如“撒”具有“撒播”或“传播”的含义，小调也可以“传播得远，在空中萦回缭绕”，这就是“撒小调”搭配上的合理因素，又如“挤”具有塞进去或装不下的含义，“局面”有时候错综复杂，一时想不出以什么好的方法来应对。

因此，运用词语的超常规搭配不可超出合理范围。如果这种搭配没有合理的部分，就不能增强表达效果，而且也应该被视为语法不准确的搭

配。李渔《窥词管见》第九则中说：“琢字炼句，虽贵新奇，亦须新而妥，奇而确。妥而确总不越一‘理’字。欲望句子惊人，先求理之服人...”。组词成句要求合理、确切和自然。离开这些重要的因素而去追求华丽辞藻，一定会造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句子，这样就失去了语言最重要的目标，即交际功能。

第二种动宾的超常搭配是指某些不具备动词特征的词做了动词，和后面的宾语在句法结构上构成了超常搭配。例如：

1- 五常那会儿，什么都得男的说了算，有“七出”之条，男人凭二指宽的纸条就可以休了老婆。后来又发展成女的说了算；不是夫为妻纲，就是妻为夫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总之就没想过谁也不“纲”谁的状况，没有想过东风、西风都不刮的无风天气。（陈小川《各领风骚没几年》）

2- 我同时便机械的拧转身子，用力往外只一挤，觉得背后便是满满的，大约那弹性的胖绅士早在我的空处胖开了他的右半身了。（鲁迅《社戏》）

上例中的“不是夫为妻纲，就是妻为夫纲”的“纲”作名词，是普通的用法。但是，下文的“总之就没想过谁也不‘纲’谁的状况”，句中的“纲”由于上下文，临时取得了动词的功能，产生了“‘纲’谁的状况”的超常搭配。同样，形容词“胖”临时改变词性，转成动词，构成了“胖开了他的右半身”这样一个超常的动宾词组，使表达变幽默风趣，更具有艺术魄力。

（二）修饰语和中心语的关系

修饰语和中心语的关系的超常规搭配是从修辞效果考虑所作的安排。例如：“政治舞台”；“甜蜜的回忆”。

“舞台”上不可能有政治，“回忆”没有味觉，但这里用抽象概念来形容“舞台”，用味觉形象来形容“回忆”；它们都能使人产生联想：“政治舞台”引人深思，将政治事件与看戏连在一起，从而激发人们对政治的兴趣：“甜蜜的回忆”使人兴奋、愉悦、怀念。这种超常规搭配，让各种感觉形象（视觉、味觉等）相互结合，以展示事物的各个方面，加深读者的印象，收到理想的表达效果。又如：

1- 有时，望着莽莽苍苍的大地，我骑着思想的野马奔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秦牧《土地》）

2- 最笑话的一件事，抗战时的大后方交通庞杂重要，尤其是滇缅路通车后，缺少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张治中与蒋介石》

3- 每次坐在出租车里，穿越大半个新旧参半的城市，一路上就像在听这座城市喋喋不休的声音。（卫慧《上海宝贝》）

4- “华大妈忙看他儿子和别人的坟，却只有不怕冷的几点青白小花，零星开着：便觉得心里忽然感到一种不足和空虚，不愿意根究。”《药》

5- “又一阵残暴的脚步声，震动着魔窟，渐渐近了，就在窗前经过。”

思想作为抽象名词通常是做定语的中心语的，而不是处于定语的位置上去修饰野马，例子1把思想与野马连着搭配，构成修饰语和中心语的超常搭配，从而产生了新奇的表达效果。在例子2中，“最”是程度副词，通常是不能修饰名词的。在例子2中，它却修饰了名词“笑话”，产生了一种修饰语和中心语的超常搭配。城市是一个物质空间，不能有声音，例子3中，以城市为修饰语，与喋喋

不休的声音搭配，构成修饰语和中心语的超常搭配。同样，小花没有感觉，在例子4中，用感觉形象“不怕冷”来形容“小花”，使人产生联想：小花似乎挺结实的，经得起气候和时间的消磨。例子5中，用感觉形象“残暴”来形容听觉形象“脚步声”。“残暴的脚步声”这个表达方式使人产生压抑和恐惧感。这些搭配虽然在语法规则上不合理，但它们却又存在于汉语中，把字与字之间与词与词之间经过打乱和重组后的魅力充分展现出来。

从上文看，修饰语和中心语的超常搭配都是通过运用一定的修辞手段使语义发生变化，达到较好的表达效果。通过比喻手法的运用，使词语形成一个新的整体，产生新的语义。

(三) 主谓的超常搭配

这是主语与谓语的关系。主谓间的超常规搭配是为修饰效果考虑而特意安排的。例如：

1- 爱情淌进我干渴的心田。

2- “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药》

3- “那一伙人，都被陈老五赶走了。大哥也不知哪里去了。陈老五劝我回屋子里去。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抖了一会，就大起来，堆在我身上。”《狂人日记》

这里的“淌”意思是“流”，“爱情”怎么会“流”呢？这主要不是直取“流”的意思，而取“流”的样子，用以说明爱情来得“自然”、“从容不迫”，因而身心的感受舒畅、气朗、愉快的。这里的新“生命”，怎么会“移植”呢？这主要不是直取“移植”的意思，而取“移植”的状态，用以说明要把这新生命硬放在家里，形容这个新生命本来不属于这个家，来的很“突然”，也很“不是时候”。在例子3中，横梁和椽子怎么会发抖呢？这主要不是直取“发抖”的

意思，而取“发抖”的样子，用以映衬狂人的心理状态。

五、结语

从汉语语法学来看，与句法相结合的语言的切块形式对语言交际生活的影响力非常之大，决不可忽视。多义词的不同义项虽然有同样的语音形式以及书写形式，但是在句子里只有根据与其相结合的成分的句法、语义信息，才能判断其确切的语义。而这样的多义词的不同义项通常跟不同的词语构成固定的词语搭配，词语搭配中的词语之间相连贯程度极高，这也就是词语搭配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鉴于此，我们可以推测，人类使用语言或理解语言的时候，不但靠语法和句法范畴以及语义特征等句法机制去判断，而且还另有一个机制让词语之间的结合关系被更紧密地约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词语搭配机制。

词语之间组合上符合语法规律，意义上合情合理的搭配就是常规搭配。但是，有时候常规搭配不能满足特殊的表达要求，所以人们使用语言，不仅追求准确，还要求生动、形象。于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有时候有必要打破常规。这种超常规的搭配，特别是修饰语和中心语的超常搭配，通常借助修辞手段，根据特定语境搭配组合，形象生动，表意深刻，给平常的语言赋予不平常的气氛。

语法的超常搭配，是指由于本体的引导，临时改变词性，有意突破常规的语法组合而构成的超常搭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语法的超常搭配，又被称为转类，也就是说为了表达的需要，临时改变个别词的词性，把某种类型的词转成为另一种类型的词。

就句子内部相关成分来说，这种超常规搭配表现在下列几个关系方面：一、动宾超常搭配；

二、修饰语和中心语的超常搭配；三、主谓超常搭配。

参考文献

1. 绍敬敏，现代汉语通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2. 何自然，语用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3. 胡裕树.现代汉语（修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4.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刷管，1996.
5. 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63.
6. 潘国英，名词的语义特征和同语格的实现，修辞学习，2005.

7. 邹韶华，语用频率效应研究，商务印刷管，2001.
8. 杨绍林，超常搭配在特殊语境中的修辞效果，成都师专学报，1994.
9. 曹京渊，异常搭配的语义和语用功能，修辞学习，1999.